堅瓠集

序言

稼軒先生多聞博學能紹美乎其前人故知稼軒者以後進好事儒者稱之予聞而然之及觀所編堅瓠集凡其覯記所及古今人軼事與語言文字之可資

談柄者悉載焉而勸戒之意即寓於中使讀者或時解頤撫掌或時駭目警心乃益信此真儒者好事之所為也夫人而非儒者惟恐其好事而儒者則惟恐其不好事蓋為仕為學皆儒者

事不得仕則終於學而已苟非好事安能於學無遺事乎乃先生則曰吾非好事也吾幸值太平無一事之時聊借閒筆墨以銷此閒日故書成而取義於物之無用如堅瓠者以名其篇噫

儒者之書豈無用之書儒者豈無用之人雖學優不仕疑於匏繫然儒者自命即不見用于世要當立言以垂不朽稼軒著述甚富有續聖賢羣輔錄及禺甲考若干卷秘未授梓此區區小

篇猶末耳且如瓠之為物至老而堅始適於用今稼軒竊且益堅必且老當益壯是正世所寶為碩果者也瓠云乎哉請以斯言質諸知稼軒者

同學子菴毛宗崗序始氏漫題

堅瓠集卷之一目錄

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頒令箴於州邑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

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至宋太宗擇取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明高皇則命立于甬道面鐫公生明三字以爲守令警戒歐陽集古錄云戒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貴耳集云

泰陵哲宗書戒石銘賜郡國陳眉公作宋
太祖立郎仁寶七修云元至元中浙西别
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
中刑罰

土産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
財載以饋人明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
有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句

河南土産蘇菰線香宦遊者每取爲饋于
肅愍公巡撫其地絶無所取有詩云手帕
蘇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夫世之巧宦不
無并土地括去者些些土産二公猶以爲
不可則廉貪相去奚啻天淵鄙刻德政清
風兩袖近惟江南巡撫潛庵湯公斌足以
當之

鵰鶍蚯蚓

水南翰記成化中南京國子監有鵰鶍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為鵰鶍公其後劉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同時南京院妓吳娟舉止輕捷人呼為蝴蝶兒時以為對

吹評

臨川傅平叔占衡翁冠能文風氣道上嘗

戲爲吹評不減晉人排調錄之以資雅噱
評曰徐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
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兑奇如武后
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痂不惜他人
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
叔如初習蒼鷹一往奮擊周子會如飢馬
鼓劍踶齧不馴又如席間鬪犬直令四坐
緬兄徐伯子如勇卒趨焚頭額無恙張八

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煇庖翟闕恒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藎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為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腐朽可如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函谷

○人謂健啖者腹中有肉臍見文身表異

太平皇帝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于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同爲太上皇兄休爲征東將軍太爲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貽自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怒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始曰皇后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

愛妾換馬

唐酒徒鮑生多蓄聲妓開成初以䕫蘭小倩隨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駿馬孔阜同憇水閣鮑置酒屬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坐鮑生之右撥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酣乃停杯命燭閱馬于軒檻前鮑撫掌大悅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

更衣盛粧而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云
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
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
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
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
以酬之鮑意未滿在復正頻有紫衣冠者
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
韋以事當還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

恐悚入室闔户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
收拾紫衣郎㡀相顧笑曰此郎向來指爹
換馬之逆乎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持
盃望月請賦其事命折庭前芭蕉一片啓
書囊抽毫以操之長髯者唱云彼美人兮
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
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
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

夫人以矜其容焉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依耀其金鈿右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長鬟自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漸思懼非吾偶也戀舊主凝借人乘之香散絲驂意已忘於鬒髮汗流紅顏變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馱載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旣

盡有類憂焉據鞍之力倘存猶希進也賦詠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廡下二公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若是縣問其名則謝莊江淹也言訖不見事見啓顏錄異聞錄及才鬼記但古樂府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詩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又誠齋錄說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馬名曰鶻其主所珍也彰曰彰

有美妾相換惟君所擇焉馬主因指一姬遂換之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管絃文苑英華有陳標詩曰粉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嫌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七修作張祜詩又爲晋蘇子瞻詠黃州蔣運使餞之子瞻命婢春娘勸酒蔣問春娘

去吾子聽曰欲還父母家踰月亦行必須
馬乞以馬易春娘可乎子聽諾之將題詩
云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閒分付贖蛾眉雖
無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子聽答
詩曰春娘别去太匆匆無限離情此夜中
只為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
亦賦一絶云為人莫作婦人身苦樂無端
總屬人今日始知人賤畜君前碎首又何

頃遂下堦觸槐而死三詩本紀不載

交易帶

南唐近事宰相嚴續家歌姬給事中唐鎬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負於一擲梟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闋而別嚴悵然遣之

紅葉題詩

本事詩顧況在洛閒遊苑中水上得大梧一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亦題一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一作宮中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得葉上一詩以示況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次第行後況娶宮人韓氏成婚後於況書篋得前葉爲曰此妾所題也向月妾亦於水中得一葉況索觀之即況所題者時人相訝其異云又雲溪友議明皇時貴妃寵盛奏號諸姨往來禁中宮人怨悴有題紅葉隨溝水流出者詩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抗接一作流人爲顧況所得況

亦題詩郎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內宮得
詩因達聖聰遣出宮人韓鳳兒等甚多○
山堂肆考唐僖宗時詩人于祐晚步禁溝
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
日閒殷勤囑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
葉置溝上流有深宮葉上題紅怨付與清
流欲寄誰句爲宮女韓翠蘋所拾後祐爲
丞相韓泳館客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聞

翠蘋有才學又同姓作伐嫁祐成禮後翠蘋檢笥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示泳聞之復爲祐開宴敘賓相慶戲語祐曰二人今日可謝媒矣翠蘋又詠一絕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得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雲溪友議又謂流水句宣宗朝舍人盧渥事○王性之銍侍兒小名錄貞元中進士賈全虛黜於春宮偶

歸御溝見一花流至拾之香馥頗異旁連
數葉上有一詩筆蹟纖麗一入深宮裏無
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金虛
得之企想其人不能離溝上街吏疑而白
之金吾奏其事德宗令人細詢之乃翠筠
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所書詰其由
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
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

事露宜死德宗為之惻然召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幷院資賜焉○北夢瑣言載進士襄陽李茵偶遊宮苑見紅葉御溝流出上有題詩即流水一首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見紅葉驚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侍書何

得在此逗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快快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田某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茵疾篤有道士言茵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州相遇實已自縊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玉溪編事蜀尚書侯繼圖未第時登大慈寺樓倚闌遠望忽木葉飄墜上

有詩云拭淚(一作翠)斂蛾眉(一作愁攢)爲欝心中事擬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遂秋風起天下有心(一作情)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繼圖藏之箭中後與任氏爲婚偶吟前句任曰此妾昔日戲書梧桐葉上詩從何見之繼圖撿葉示任任大異之談藪類或一事

而傳者各異七修備載其事而不及賈全虛顧于賈事同詩同顧于所娶宮人姓同顧賈宮人又同名鳳兒李茵疑即盧渥之事若侯繼圖詩偶不同事亦各異文未可以題葉而即以為一事也

陶穀詞

周世宗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

宜爲之備穀至如其言熙載云陶秀實非端介者乃遣歌姬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敝衣竹釵擁帚灑掃穀因與通作風光好詞贈之曰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李王宴陶于澄心堂命巨杯酌陶陶毅然不顧徐出弱蘭侑酒命歌前詞穀聞之大沮即日北歸

婦人朱粉

婦人修容不知起於何代及觀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則是塗面油髮穿耳帶環自古已然前漢佞幸傳鵔鸃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梁朝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男子且然而況婦人乎唐虢國夫人美質不施脂粉少陵詩却嫌脂粉汚顏色淡

掃娥眉朝至尊白香山有時世粧歌時世粧出自宮中傳四方惟崔樞夫人治家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至後周禁天下婦人皆不得粉黛惟黃眉墨粧而已○日札載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粧開淺靨繞臉傅斜紅之句

髻異

晉志皇后則假髻步搖註步搖首飾也前燕錄燕代多冠步搖冠長恨歌有金步搖○焦氏類林載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唐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爲囚髻唐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爲拋家髻○三夢記唐宮中髻名鬧掃粧形如焱風散鬈盖盤鴉墮馬之類唐人詩云還梳鬧掃學宮粧

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吾蘇婦人梳頭有牡丹鉢盂之名蓋吳有蘭花如意之號吳梅村先生有咏牡丹頭南鄉子云高聳翠雲寒時世新粧與牡丹豈是玉樓春宴罷金盤頭上花枝閒合歡○著意畫煙鬟用盤盤都盤幾凡不信洛陽千萬種爭看魏紫亦姚黃總一般近則括束甚緊謂之懶梳粧

上頭

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而娼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今俗謂之梳櫳

○女子初破體曰破瓜破瓜見比紅兒詩話

月事

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腎脉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施玄的結羽釵卽上所云也玄的蓋亦類耍作華的又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

裙八月二字尤渐○陳眉公羣碎録云絆

變婦人有汗也絆變月事也按絆䜌變見漢

律○妝樓記紅潮謂女子桃花癸水也

纏足

纏足謂始於妲巳古今事物考謂妲巳狐

精也雉一作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宫中效焉

說甚誕畢莊漫録云婦人之纏足起於

近世前此書傳皆無所載六朝詞人多體

狀美人容色之姣好妝飾之華麗無一言及纏足者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皆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令窅娘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長新

因宮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楊升庵謂起於六朝引樂府雙行纏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姸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張禹山云史記有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則古已有之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韈生塵晉書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有便脫鸞靴出翠帷句李義山詩云浣

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杜牧之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颭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錦鞋唐人又有慢移弓底繡羅鞋之句則纏足非始於五代明矣○七林詠美人足篇云文綦絿縹綸襪羅幐縹足衣幐足纏

金釵十二

唐人詩多用金釵十二如白香山酬牛思黯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十二行或言六鬟耳蓉屏比立爲釵十二行綵絮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也又南史載齊周盤龍伐魏有功高帝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云餉周公阿杜

此事甚佳學有用者

細腰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爲節

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

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

猶自細腰多細腰一事而載三王何祖孫

所好之同耶抑記者之誤耶

袜

袜婦人脇服也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宫腰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意俗所謂抹胸也崔豹古今註袜謂之腰綵引左傳衵服戲于朝近身衣也腰綵疑即履服之類○按成式云見說自能裁衵肚不知誰更着悄

顯註袙肚今之裹肚也

褌袴

褌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樂府所云襞措加綵襠防閑托守宮是也今男女皆服之矣

空定慧箴

明弘治己酉順天鄉試中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禪語或仿鄭五歇後體以自箴曰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直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　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僨事一人國

叶孤　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嘗年孟子犯了德術智

刀筆辨

蘆花金谷長洲鑄工馬士龍與錢塘儒書人郭天民同案吳叔華家馬長而郭幼郭不之讓與爭坐馬曰小子敢我伉邪我聞刀筆吏抑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兒

敢欺我耶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且汝非我筆能奏刀乎馬語塞竟讓郭坐

嘲作粧奩

某善丹青有女及笄不置一物作舉家齊備圖一幅題一詩攜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只見鬪豪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買與別人家

弄瓦詩

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召翟永齡飲翟作詩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今正原來是瓦窑

典淮郡謝啓

宋文本心典淮郡景物蕭條謝賈似道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大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卓沃詩

西蜀卓沃飽學而貧家徒四壁一月有盜入其家沃知吟詩以示之曰夜靜鐘殘月色昏有勞帶劍入寒門詩書腹內餘千卷珠玉床頭沒半分低語已驚黃犬吠輕行不損綠苔痕多情知我淒涼事不及披衣起送君盜笑而去後應四川鄉試至巫江搭船乞鈔稍子辱之令宿於舟尾沃以詩

自悼曰搭船誰敢道心酸稍尾巾間一半寬縮頭睡時如鳳宿盾身坐處似龍蟠九天雨下漸身濕五夜風生透體寒最是有錢真個好官艙裏面樂盤桓將登岸稍子故意開之竟跌水邊衆笑之沃又吟曰一劄江邊船便開天公為我洗塵埃時人莫笑衣衫濕作向龍門跳出來入試畢及揭榜以春秋中亞魁春榜登進士第授職雲

貴過巫江舟子巳早避矣乃拘其母禁之十日不出復執其妻又旱投見恢乃斷之曰禁母十日拘妻一宵倚閭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往辱儒生令違孝道用申法律以警將來遂杖而釋之

陸世明

長洲陸世明俊才藻思聲稱藉甚舉於鄉赴南宮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鈴認爲商令

納稅陸郎書一絕呈主事云獻藥金門皆
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
聞道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媿亟延入
款贈甚厚又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
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唇贈之云
三尺水絃夜深彈破青天皦意中人杳只
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
嫦娥心將訴與他知道

顧成章俚語

常熟顧成章善戲謔能以俚句爲詩嘗咏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會齏糟日日齏糟要入刀折散一雙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雞淘除灰荳亦論顆數換糞油還逐滴擄只有喜神無用處大家都把火來燒又咏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塵糟拖破鞋躧乖像甚細娘家手中托飯

沿街吃背上馱兒著壁捱隔戶借鹽嘗討碟對門兆火弗搭柴除灰換糞沒雕當扯佳油瓶撮撮篩此等皆吳音撮合者可謂曲盡

枷詩

陸厨之子因不避邑長被責而枷之臧晉叔爲詩曰陸厨今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裏鑽日出作看臺少脚夜行不怕井無欄

濛鬆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頭不寒更有
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

穢蹟雪偈

雲棲四面皆山積雪之後負銀色世界也有禪者謂蓮池師曰今居穢土求淨邪還許出穢語求淨偈否師可之因出韻云狗醜挂酒紐師隨出偈云滿山無人縱腐狗頑石高低盡遮醜黲遍苔痕白似壇壓翻

蒲葉青如非寒膏時煮竹爐茶潔體不陪金帳酒水晶城外一聲梆玉関頓地開銀瓶偈畢禪衆大悅

一尼嫁士人

駒陰冗記饒州有尼嫁士人張生鄉人戴宗告為詩貽之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稱快

詩嘲朝臣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恃迎復功陞伯爵虎而翼矣遂萌異圖入錦衣衛指揮逯杲與都御史寇深每事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反幸達官馬亮聞變告恭順侯吳瑾瑾告懷寧伯孫鏜進本達上得不啟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臣都避走逯寇二公首被殺僕李閣老賢

被執頻擬以刃尋繹之索尚書王翶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措主事朱文鮑長大有力遽負王逸去始得免比天明孫鏜會兵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侯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逐諸公死亦當學士刖頭如吠犬（謂李賢）尚書鎖項似牽羊（謂王翶）蔣安屈膝稱三叔恭順當胸戰一壕奇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

阜後翺擢文範於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龍華會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生辰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香水而復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門偈諵布施錢財有高峯和尚偈曰㕷聲未絶便稱尊攬得三千海岳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井珠

輟耕錄云人欲娶妻而不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挑雪塡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又云奴僕初來時曰走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七字吟

順治丁酉南場鄉試吾鄉有楊姓者獲售因其頭歪人遂作七字吟以嘲之曰側吹音廂笛聽隔壁思量弗出頭裏摸跳（音條）亂圈棚船立弗直我是梁山阮小七

歲朝詞

吾鄉熊元明先生諱秉鑑戲作歲朝詞黃鶯兒曰定吉去東五樣頭煨鴨蛋喫煮韭蘿

蔔白鰲雞來羹糟魚少頭爪韭沒油圍爐火爍生泔酒餓吼吼接道遠疏個個踏陽溝

上巡按詩

正德中浙江有神童年八歲聰慧能詩上巡按詩云幾欲烏臺見上官心驚膽戰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煖一道風霜六月寒俯仰文星沖北斗喜看明月照冰盤已知

海上金鰲見願賜書生一釣竿

觀燈對

永樂中溧陽彭印山六歲以神童徵至京師上御奉天門外觀燈召彭出對曰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應聲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上大奇之賜予甚厚

奇對

陸浚明粲㓜善屬對一日同陸象孫會客

兩客對弈飲酒客曰圍碁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應祭酒曰坐漏觀書五更五經又一客曰彈琴賦詩七絃七言

人中龍

吾郡蔣壽年十一爲府學生遇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某見二雀飛集三清殿命壽云玉清殿上棲雙雀壽應聲曰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歎曰他日人中龍也

驚怖越席

蔡君謨招陳烈李覯飲於望海亭以歌妓侑酒方舉板一拍烈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覯作詩嘲之有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之句烈聞而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輙造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大笑

諷夏嚴諺語

夏桂洲言嚴介溪嵩方柄用時互相傾軋京師有諺曰夏桂洲不知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嚴介溪不知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先後十餘年二人相繼覆敗一符其言又傳貴溪臨刑時大雨如注西市水深三尺應雨淋頭之諺○湧幢小品載貴溪八字壬寅丁未丙寅壬

辰少時有江西星士王玉章推其造批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决不輕莫道老來無結果君王還贈一車斤

遊仙夢

司馬温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妾官妓公諱之會僧廬公往道潛窺妓踰墻去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房驚回一覺揚州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速死托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王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願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嘲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爲壽光祿卿鞏中籠貯雀鴿搢笏開籠每一雀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帥之妻病虞候割股以獻者時嘲之曰虞候爲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嫁婦休妻

倦游錄王荆公子雱爲太常太祝有心疾

娶妻龐氏未嘗相接獨居小樓焚香禮佛荆公憐而嫁之時工兵一作部員外侯叔獻荆公門人也再娶槐氏而悍侯死荆公恐其虐前妻之子奏而出歸母家京師諺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婦人詩詞

七修類稿載虜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詩云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

生慣古清涼國豈料人間有暑途又賓祐
間有余淑桑題浪淘沙于臨川驛壁云雨
溜一本作和打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紙別離
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　過雁帶
秋聲音信難憑花鬚偷數卜歸程料得到
家秋正晚好一作菊滿江城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自稱和靖七世孫和靖不娶已見

梅聖俞序中婁石亭作詩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崔種并梅種定是瓜皮搭李皮今之通譜亦可謂瓜皮搭李皮矣

咏月

萬花金谷載張家咏月詩亦有致欲賒美酒邀明月又恐隣家索酒錢歸與妻兒斟酌定閉門推出月邊天

判妓

東坡攝署錢塘有妓號九尾狐者一日下狀解籍坡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援例求落籍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不允聞者大笑

半邊月

建文帝初生頂顱頗偏高皇視之心甚不

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每處其不覺
終或以詩對試之一夕與懿文同侍高皇
側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
人移上碧雲頭雖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
光遍九州建文云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
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皇覽之不
悅未幾懿文薨建文亦以出亡皆應其語
又一日與文皇同在禁中觀猴馬疾馳而

過高皇出何日風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云
雨打羊毛一片氈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
金語雖俱工而氣象則讓文皇矣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西湖之孤山以梅爲
妻以鶴爲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
詩清高莫比後宦遊于杭者或死或亥死
多葬其地故纍纍於林墓之前後有士人

題詩云太乙宮前處士家于今換作官人
斜想因孤峽入清絶故使桃花照命耶

感慨詩

劉後村詩云刮膜更方肯萬金國醫曾費
一生心誰知鬢髮青搗鹽者也有盲人開點
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鉛二十年至今身
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
得仙二一作立意相同感歎不遇

紙蓮船

宸濠曾賞元宵用紙造蓮船一隻頭設二獅子口俱啣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清至尾則否徧遊各街間有曉其意者召來一士見之云甚有意召去問之對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全濠喜留宴賞元寶一個蓋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城隍墻上畫

洪武間金陵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髽鬆其髮一斷橋用土與民名左石立而待渡搨於城隍廟墻上高皇聞之勅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收神龍詩

順治中吾鄉一孝廉性落拓不檢爲諸無賴輩一日與僧爭一變輩不勝遂縛僧歸鎖木墩上爲僧所訟誣以叛逆以木墩及串戲蟒衣爲證追捕至家僧猶在室負墩至官下石者衆罪不可逭時有改神童詩者曰一舉墩頭門變僧未老時蟒衣歸庫裏端的爲男兒身列賢書不知自好以至此極書之以示戒焉

十三排

姚三排本姓卞，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卞得之，即托故辭歸。怡杏翁作詩詠其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謙及曾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科第不絕云。

如夢

棠祖負詩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詠一聯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以多請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爲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棠曰如夢如夢和尙出門相送歸者絕倒

溢水供狀

有頑民因天旱溢決入水灌田爲主者執

赴供狀曰右某因天時亢律呂調切慮禾苗宇宙洪遂偷某田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老爺忠則盡山堂肆考

制觀競渡

弘治末楊一清八歲時自滇過巴陵癯而瀉有岳二州甚器之薦於太守同觀競渡守陋其狀撫其頂歎曰若哉若哉今賦詩

一淸賦云苦哉苦哉苦哉天先皇宴駕未騎年江山帶水猶含淚太守江邊看渡船守見之甚覺罷飲時孝廟上賓未幾故云

詩嘲執政

宋丘道源濤天聖中進士往往幾諷朝貴嘗嘲執政云樞密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請上罪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右

有郁蒸吳市語言諧謔曷足爲罪

五經笥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